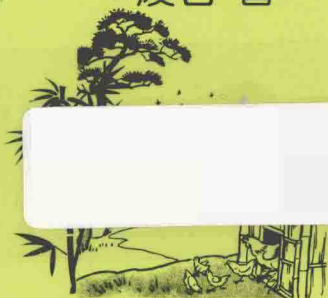




竹林的故事

废名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出版集团

竹林的故事

废名著 眉睫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的故事 / 废名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7

(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

ISBN 978-7-5110-2043-7

I. ①竹… II. ①废…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0028号

书 名: 竹林的故事

作 者: 废名

丛书策划: 梅 杰

责任编辑: 梅 杰 房 蓉 边海玲

责任印制: 张 羽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16开(71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15.75

字 数: 230千字

印 数: 6000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043-7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徐 鲁

从二十世纪初叶迄今一百多年来，谁不曾熟读过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谁没有背读过脍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散发着蚕豆花、稻花般的清香的《社戏》？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小读者”？谁的心灵，没有被她笔下那盏闪烁着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不曾接受过《寄小读者》那涓涓春水的润泽？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光芒璀璨的“小经典”——那曾经使一代代小读者甘之如饴和耳熟能详的名篇杰作——开列出来，将是一份多么丰盈、美丽和迷人的文学书单：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许地山的《落花生》，丰子恺的《忆儿时》，朱自清的《背影》，萧红的《呼兰河传》，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凌叔华的《小哥儿俩》，王统照的《小红灯笼的梦》，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

海豚出版社正是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整个现代文学史（包括儿童文学史）范围内，反复比较，精心遴选，从中择出最佳的版本，为中小学生读者和中小学语文老师老师们编选出版了这套文学名著“小经典”。

说这份书单是一套“小经典”，其中的“小”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的文学家，而这些作品，却往往是他们文学年表里的一些“小作品”，是一棵棵参天巨树上绽放出的小花朵，是文学巨人们献给幼小者的珍贵礼物，是真正的“大家小书”。另一层意思就是，这些作品大都篇幅不大，有的只有几万字，不是皇皇巨著，而是形制短小的“小创作”，因此，在众多的现代文学巨著中可谓“小经典”。

据说，欧洲人有个说法，叫做“Small Is Beautiful”，即“小的是美好的”。德国经济学家 E. F. 舒马赫有本谈人类发展问题的畅销书，书名就叫《小的是美好的》。当然，对于任何文学名著来说，简单的“大”和“小”，并不能成为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说，大的和小的作品都可能是美好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借用“小的是美好的”这个说法，来表达我对这套小经典的敬仰、喜爱与欣赏。

这一部部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文学小经典，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悲欢离合的小世界，一代代小读者在其中阅读、生活、呼吸和成长。这些作品不唯是一代代人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难忘的阅读记忆，也许还是小读者们成年之后仍然念念难忘、常读常新的必读篇目。卡尔维诺有一个人尽皆知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那么，这些小经典的每一篇、每一部，也都有资格成为“我正在重读”的书。

它们的品质和魅力，它们的伟大和不朽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们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之作和“唯一”的作品，套用现代文学家施蛰存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全部列为“一人一书”的不二之选。这些作家们也许在他们的“大作品”里能够找出两三部或多部可以互相代替，但是像这样的“小经典”，却往往只有唯一的一部。它们几乎是从诞生那天起，就被打上了“杰作”或“不朽”的标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十分认同和欣赏这份与众不同的“入选书单”，佩服海豚出版社作为“选家”的眼光和标准。

二是正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佳构之作，所以，它们也足可成为现代白话语言在纯正、优美、规范诸方面的典范之作。事实上，这些作家和这些小经典，的确也是一代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首选对象和必备选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份书单定位为“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一点也不夸张。而且，还因为篇幅上的节制与适度，它们也在无意中为中小學生提供了分级阅读、循序渐进的便利与保障。

三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入选的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虽然因为年代、地域、文化背景以及作家性格气质、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体裁、感情基调、思想深度、语言风格等方面各有千秋，然而，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就不难感到，这些作品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努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也都具有着强大和鲜活的生命力和超越力，能够超越各自的时代、地域和创作背景，把一些属于全人类的、真善美的、永

恒的东西，保留在了自己的作品里。这其中最可称道的，就是一种可使任何时代的读者都能感知的，伟大、朴素和温暖的“儿童精神”，或曰“童话精神”。这种“儿童精神”，包括单纯、天真、自然的童年趣味，仁慈、宽容、温柔的舐犊般的母爱情感，对于每一个弱小的生命个体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呵护，幽默、快乐和恣肆的游戏趣味，与花鸟虫鱼为邻的爱自然之心，等等。

我们看到，无论是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还是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无论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还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这种伟大的“儿童精神”，在每一本小经典闪耀和流淌。它们是美丽的星光，也是清亮的溪流；是薪火承传，也是血脉绵延。

不单单是儿童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几乎是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具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美好理想，那就是：要给世界送来爱心、温暖和力量，要给人间带来美好和幸福。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几乎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世界，也无力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甚至连在童话里也办不到。但是，我相信，一代代作家，仍然在怀抱着这种伟大的精神，朝着这个美好的理想去写作；一代代读者，也总在幻想和期待着，能从优秀的作品中发现和找到一种幸福的生活，领略到一种崇高和美好的人生。

这不仅是文学的伟大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阅读的恒久魅力所在。

2013 年春天，写于武昌东湖梨园

目 录

竹林的故事 (1)

初 恋 (8)

阿 妹 (13)

柚 子 (23)

鸬 鹚 (33)

半 年 (39)

浣 衣 母 (45)

桃 园 (54)

小五放牛 (63)

毛儿的爸爸 (67)

菱 荡 (76)

文 公 庙 (82)

枣 (91)

桥 (95)

编后记 (240)

竹林的故事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那时我们是专门请一位先生在祠堂里讲《了凡纲鉴》，为得拣到这菜园来割菜，因而结识了老程，老程有一个小姑娘，非常的害羞而又爱笑，我们以后就借了割菜来逗她玩笑。我们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问她，她笑而不答，有一回见了老程呼“阿三”，我才挽住她的手：“哈哈，三姑娘！”我们从此就呼她三姑娘。从名字看来，三姑娘应该还有姊妹或兄弟，然而我们除掉她的爸爸同妈妈，实在没有看见别的谁。

一天我们的先生不在家，我们大家聚在门口掷瓦片，老程家的捏着香纸走我们的面前过去，不一刻又望见她转来，不笔直的循走原路，勉强带笑的弯近我们：“先生！替我看看这签。”我们围着念菩萨的绝句，问道：“你求的是什么呢？”她对我们诉一大串，我们才知道她的阿三头上本来还有两个姑娘，而现在只要让她有这

一个，不再三朝两病的就好了。

老程除了种菜，也还打鱼卖。四五月间，霏雨之后，河里满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摇网走到河边的一个草墩上——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为太阳射不到这来，一边一棵树交荫着成一座天然的凉棚。水涨了，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呈现绿团团的坡，刚刚高过水面，老程老像乘着划船一般站在上面把摇网朝水里兜来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的转过身倒在挖就了的荡里，——三姑娘的小小的手掌，这时跟着她的欢跃的叫声热闹起来，一直等到蹦蹦跳跳好不容易给捉住了，才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浸在水当中的枝条也冲击着嚓嚓作响。三姑娘渐渐把爸爸站在那里都忘掉了，只是不住的抔土，嘴里还低声的歌唱；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不觉也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顿时兴奋起来，然而立刻不见了，偏头又给树叶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复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声“啊呀”！这回是一尾大鱼！而妈妈也沿坝走来，说盐钵里的盐怕还够不了一餐饭。

老程由街转头，茅屋顶上正在冒烟，叱咤一声，躲在园里吃菜的猪飞奔的跑，——三姑娘也就出来了，老程从荷包里掏出一把大红头绳：“阿三，这个打辮好吗？”三姑娘抢在手上，一面还接下酒壶，奔向灶角里去。“留到端午扎艾蒿，别糟蹋了！”妈妈这样答应着，随即把酒壶伸到灶孔烫。三姑娘到房里去了一会又出来，见了妈妈抽筷子，便赶快拿出杯子——家里只有这一个，老是归三姑娘照管——踮着脚送在桌上；然而老程终于还是要亲自朝中间挪

一挪，然后又取出壶来。“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干！”老程实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对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

三姑娘八岁的时候，就能够代替妈妈洗衣。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程的踪迹了——这只要看竹林的那边河坝倾斜成一块平坦的上面，高耸着一个不毛的同教书先生（自然不是我们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样的土堆，堆前竖着三四根只有抄梢还没有斩去的枝桠吊着被雨粘住的纸幡残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义。

老程家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青蓝大布，现在不过系鞋的带子也不用那水红颜色的罢了，所以并不现得十分异样。独有三姑娘的黑地绿花鞋的尖头蒙上一层白布，虽然更显得好看，却叫人见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样懒懒的没有话可说了。

然而那也并非长久的情形。母女都是那样勤敏，家事的兴旺，正如这块小天地，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只有鸱鸢在屋头上打圈子，妈妈呼喊女儿道，“去，去看坦里放的鸡娃。”三姑娘才走到竹林那边，知道这里睡的是爸爸了。到后来，青草铺平了一切，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事实几乎也没有了。

正二月间城里赛龙灯，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还要算邻近各村上的女人，她们像一阵旋风，大大小小牵成一串从这街冲到那街，街上的汉子也借这个机会撞一撞她们的奶。然而能够看得见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妈妈吗？不，一回也没有看见！锣鼓喧天，惊不了她母女两个，正如惊不了栖在竹林的雀子。鸡上埘的时候，比这里更西也是住在坝下的堂嫂子们，顺便也邀请一声“三姐”，

三姑娘總是微笑的推辭。媽媽則極力鼓勵著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壩上，也跟著出來，看到底攀纏著走了不；然而別人的漸漸走得遠了，自己的不還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邊嗎？

三姑娘的拒絕，本是很自然的，媽媽的神情反而有點莫名其妙了！用詢問的眼光朝媽媽臉上一睂，——却也正在睂過來，於是又掉頭望著嫂孀們走去的方向：“有什麼可看？成群打陣，好像是發了瘋的！”

這話本來想使媽媽熱鬧起來，而媽媽依然是無精打采沉著面孔。河裡沒有水，平沙一片，現得這壩從遠遠看來是蜿蜒著一條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顆黑子了。由這裡望過去，半圓形的城門，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橋儼然是畫中見過的，而往來蠕動都在沙灘；在壩上分明數得清楚，及至到了沙灘，一轉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標記，只覺得一簇簇的彷彿是遠山上的樹林罷了。至於聒聒的喧聲，卻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雖然聽不著說的是什麼，聽者的心早被他牽引了去了。竹林裡也同平常一樣，雀子在奏他們的晚歌，然而對於聽慣了的人只能够增加靜寂。

打破這靜寂的終於還是媽媽：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貓跳！你老這樣守著我，到底……”

媽媽不作聲，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來了這埋怨，剛才的事倒好像給一陣風趕跑了，增長了一番力氣嬌惱著：“到底！這也什麼到底不到底！我不歡喜玩！”

三姑娘同媽媽間的爭吵，其原因都出在自己的過於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來，把房裡的家具抹得乾淨，媽媽卻說，“鄉戶人家呵，

要这样？”偶然一出门做客，只对着镜子把散在额上的头毛梳理一梳理，妈妈却硬从盒子里拿出一枝花来。现在站在坝上，眶子里的眼泪快要迸出来了，妈妈才不作声。这时节难为的是妈妈了，皱着眉头不转眼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头！待到点燃了案上的灯，才知道已经走进了茅屋，这期间的时刻竟是在梦中过去了。

灯光下也立刻照见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篮适才饭后同妈妈在园里割回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妈妈，这比以前大得多了！两棵怕就有一斤。”

妈妈哪想到屋里还放着明天早晨要卖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妈妈的帮忙，妈妈终于不出声的叹一口气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在看过了多少次的，所以听了敲在城里响在城外的锣鼓，都能够在记忆中画出是怎样的情境来。“再是上东门，再是在衙门口领赏……”忖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这样猜。妈妈正在做嫂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欢喜赶热闹，那情境也许比三姑娘更记得清白，然而对于三姑娘的仿佛亲临一般的高兴，只是无意的吐出来几声“是”——这几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来了：“刚才还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实在是站起来了，一二三四的点着把数，然后又一把把的摆在菜篮，以便于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卖。

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妈妈。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因为耽误了一刻，

三姑娘的菜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里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三姑娘在我们的眼睛里同我们的先生一样熟，所不同的，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三姑娘都不知不觉的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下铜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这时青椒出世还不久，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鲜青椒煮鲜鱼，是再好吃没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称，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有的说买鲫鱼，有的说鲫鱼还不及鳊鱼。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妈妈在家里等吃饭。我们没有什

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

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雾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1924年10月作。

初 恋

我那时是“高等官小学堂”的学生，在乡里算是不容易攀上的资格，然而还是跟着祖母跑东跑西，——这自然是由于祖母的疼爱，而我“年少登科”，也很可以明白的看出了。

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

银姐的母亲是有钱的寡妇，照年纪，还不能陪着祖母进菩萨。正因为这原故，她进菩萨总要陪着祖母。头一次见我，摸摸我的脑壳，“好孩子！谁家的女婿呢？”我不是碍着祖母的面子，真要唾她不懂事：“年纪虽小，先生总是一样！”待到见了银姐，才暗自侥幸：“喜得没有出口！”

我们住在一个城圈子里，我又特别得了堂长的允许下课回来睡觉，所以同银姐时常有会面的机会。

一天，我去银姐家请祖母，祖母正在那里吃午饭，观音娘娘的生期，刚刚由庵里转头。祖母问，父亲打发我来呢，还是母亲？我说，天后宫的尼姑收月米，母亲不知道往年的例。

“这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呢，叫我！”

我暗自得计，坐在银姐对面的椅子上。银姐的母亲连忙吩咐银姐把刚才带回的云片糕给我，拿回去分弟弟。我慢慢的伸手接着，银姐的手缓缓的离开我，那手腕简直同塘里挖起来的嫩藕一般。

银姐的母亲往天井取浴盘，我装着瞧一瞧街的势子走出去，听得泼水的声响又走进来，银姐的母亲正在同祖母咕噥：“人家蠢笨的，哪知道这些躲避！”我几乎忍不住笑了，同时也探得了她们的确实的意见：阿焱还是一个娃娃。

早饭之后，我跑进银姐的家，银姐一个人靠着堂屋里八只手，脚踏莲花的画像前面的长几做针黹。我好像真个不知道：

“我的祖母在不在这里呢？”

“同妈妈在后房谈话。”银姐很和气的答着。

话正谈得高兴，祖母车转头：“啊，今天是礼拜。”银姐的母亲也偏头呼喊一声：“银儿，引哥儿到后院打桑葚。”

后院有一棵桑树，红的葚，紫的葚，天上星那样丛密着。银姐拿起晾衣的竹竿一下一下的打，身子便随着竿子一下一下的弯；硼硼的落在地上，银姐的眼睛矍矍的忙个不开：

“拣，焱哥哥！”

只有“焱哥哥”到我的耳朵更清脆，更回旋，仿佛今天才被人这样称呼着。

我蹲下去拣那大而紫的了。“用什么装呢？”一手牵着长衫的一角……

“行不得！涂坏了衣服！”